今日高新 存备晚报

>>

疏竹写夏凉

□王霞

几阵风过,几场雨落,盛夏就 到了我的窗前。

靠东的窗外,那一丛茂密的竹林,开始了迎风摇曳。经年的老竹主干粗壮,且光滑,泛着淡淡的黄。新生的竹也不细弱,嫩生生的黄。新生的竹也不居若有若无的白雪

再大些,就喜欢画。私心里畏难,不敢描摹那些繁复的鬓发及难,就觉得那竹不过三两竿,四五枝,必是容易些。由是,弄点哥写字的墨汁,就涂抹起来,却怎么都是笨笨的。兄长大我二十岁,书画文字都很出色,见了我的画,

就会指点一二。记得他教我:老枝挺而立,嫩枝却婉转;生叶丁香,嫩枝如婉转;生叶丁香,头,接枝如雀爪……照此法去做,果然有了灵动的模样,人人见了,都夸上几句,好不骄傲,就更爱了。于是,家里的旧报刊,我的可了一大,只要能画的地方,就都有了竹的影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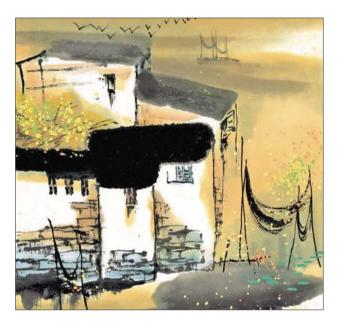
长大后知道, 竹是极难画的。 东阳先生题柯九思画竹竹繁难画的。 京田先生题柯九思画竹竹繁难简更难。君看萧萧只数叶, 满堂风 更难。君看萧萧只数叶, 满堂风 不胜寒。我虽知道前两句道出了 窗实则比繁更难的真谛, 可却喜 爱后两行那种疏叶玲珑, 清风寒 雨飒然而至, 尽洗尘埃的意蕴。

后来虽没有机会学画,但这样一种偏爱却保留了下来。记忆最深的是,我常常在寄给同学朋友们的信笺角上,勾上几片竹叶,托住我的署名。

虽说竹生南国,可至今我都觉得,所有的竹子,都是从我童年的北国家园,那长长院落的角落里生长出来的。如今,它又长到了我的东窗之外。

我虽不拥有豪宅广厦的高窗,却近揽这一怀明月与竹影。清风与竹语日日相伴,一扫溽夏之热。于心于愿都足矣。





□李三清

那一年,我上小学三年级。放学后,村里的炊烟袅袅升起,

我一个人坐在草垛上看晚霞。彩霞如万马奔腾,如炼金之炉,如 绫罗绸缎,如山峦耸立,明丽澄澈,变化万千。

蜜色黄昏

秋光如此明媚,令我忧伤不已。任凭母亲一次次地呼喊,我都不愿回家。是的,我不愿回那个冰冷、沉默,压抑的家。

父亲能写会算,是村委会的会计。新一轮换届选举后,父亲却因为贪污被抓了。母亲跑遍所有关系,都改变不了最后的判决。母亲说,父亲是被冤枉的。

从此,我和母亲生活在别人的指指点点中。没有人和我玩,他们一看到我,就讥笑:"他爸爸是贪污犯,难怪以前有钱请我们吃零食....."

我一个人上学,一个人回家。路上的桑树多了片叶子,槐树上又多了一个鸟窝,学校后山又来了一群蚂蚁,学校花坛的栀子花又开了一朵……我都知道。

每天放学,我就坐在草垛上看天,看云。我看到村子被金光笼罩,房檐、屋棱子、嬉戏奔跑的

孩子都被勾勒上一层金色。一天 又一天,我把晚霞从金黄璀璨看 到灰蓝湮灭。一年又一年,我把 打谷场旁的草从黄看到绿,又从 绿看到黄。

一个寻常的傍晚,母亲刚把晚饭端上桌,父亲突然走进来。我们全惊呆了,一下子竟不知所措了。父亲用热烈的眼神看着我笑。他苍白的脸上胡须丛生,眼里蒙一层泪光,分明笑着,喉头和胸膛却起伏不定。

母亲在一个昏暗的角落,擦起衣角抹眼睛,身体抖动着。父亲用亲切的眼光打量着四周,屋子里的陈设还是原来的模样。只是我长到父亲的肩膀那么高脸上多了几地褶子,腰背也微微驼了。

父亲说:"我的问题查清了,我 是清白的。国家还要给我补上这几 年的误工损失,大概有几万块钱。" 我心里对父亲的渴望一下子奔涌而出,有一股暖流堵在嗓子眼。我好想冲上去,抱住父亲,大哭一场,却迈不开步。我飞快地跑出家门,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伙伴们,还有全村的人。

从此,我十分用功地读书,最后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。我心里一直怀念和感谢那个蜜色黄昏,它温暖了我的童年,让我懂得:清者自清,没有什么坎过不去。

就是倒霉也不显

□吕胜菊

和岁月的洗礼之后,我相信属于自己的东西才是自己的,不属于自己的,怎样拼命也抢不过来。我也知道,很多东西都不会朝己设想的方向发展,达到到底对,但不管遇到面对,毕有击和折磨,都得更敢面对,毕竟,一切苦难都会过去。

四十多年的时光流逝,我曾遭受过很多风雨,遇到一些让我痛心的人和事,甚至想大哭一场都只能偷偷摸摸地背着年迈的

